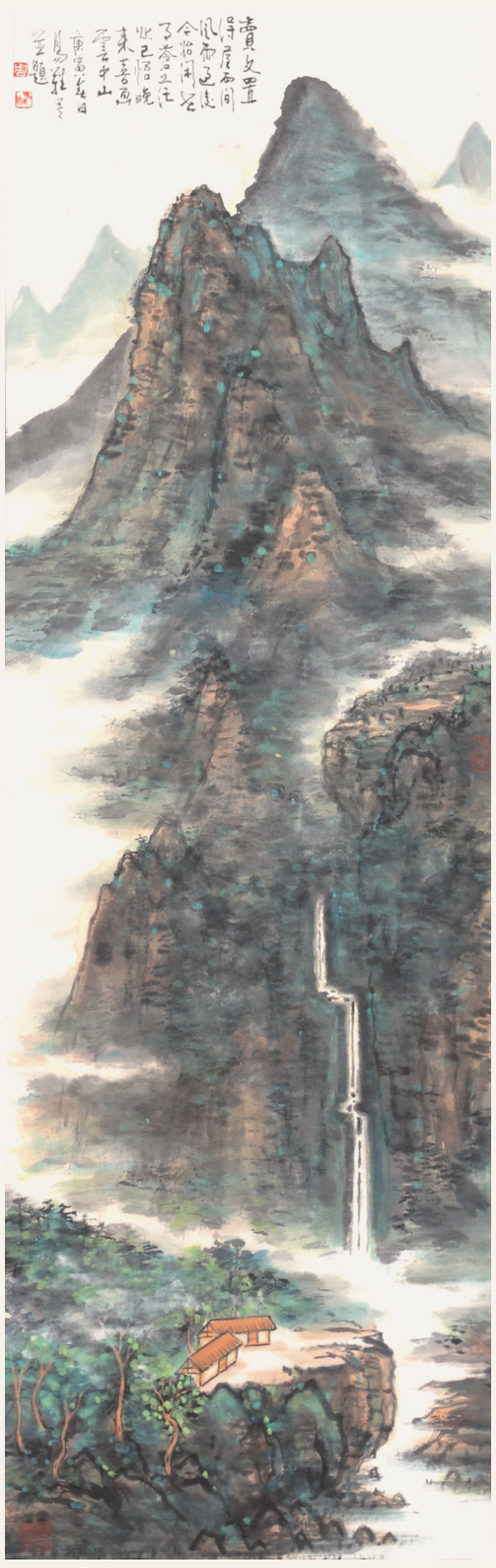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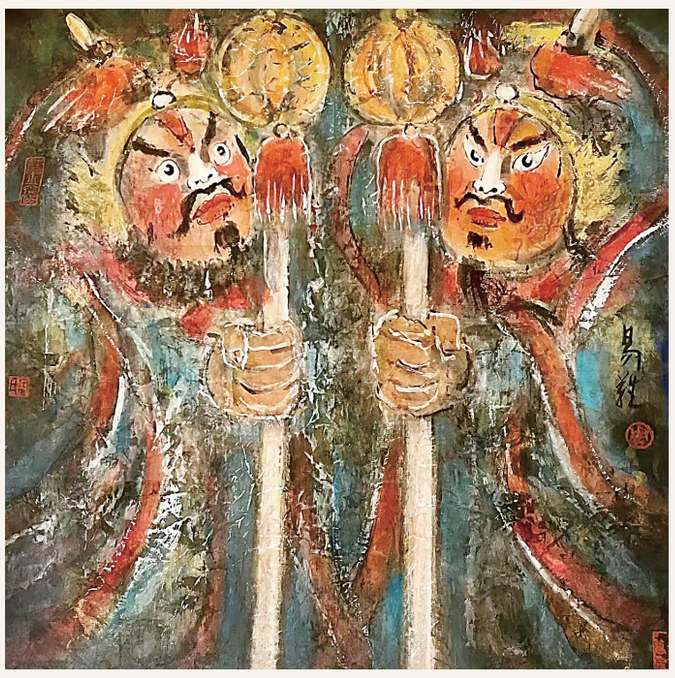
11月9日,“文墨双翼——周翼南的跨界艺术人生”艺术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启幕。
周翼南生于武汉,长于武汉,艺术生涯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也与城市党报《长江日报》结下不解之缘。
1979年,他在《长江日报》副刊发表小说《红灯亮了》,此后又陆续发表大量散文及绘画作品。
几十年间,副刊与作家彼此见证,互相滋养,共同成长。

文墨双翼——周翼南的跨界艺术人生



云中山



门神图



辟邪图



累甚打盹图



夜读图

千难一易(闲章)

周翼南:武汉文学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李鲁平

周翼南任编剧的电视剧《汉正街》引得万人空巷,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在11月9日开幕的“文墨双翼——周翼南的跨界艺术人生”艺术展上,这位已逝作家、画家的作品,穿越时空,再一次深深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观众。

在一幅守岁睡着的小猫画作前,王女士直呼“可爱”。她特别喜爱展品中的门神系列和《猫蝶(耄耋)图》,她说:“每一幅画都拙朴、热烈、鲜活,又洋溢着童趣。辟邪、祈福、祝愿长寿安宁,都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最真挚、最美好的愿望,让人特别有共鸣。”她准备带着家人,再来看一次展。

乐评人李皖在每幅画前都停下来细看,一一拍照留存。虽然没有与周老见过面,他看展时却感到“不隔”。他说,画是要用来传情达意的,周老画作的主要题材——门神、生肖、戏曲、猫,都是中国人生活中共有的东西,承载着共同的情感。“他画的猫,有睡着的、坐着的、闲适的,千姿百态。他以写意水墨的方式,通过百样千样的猫来传达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不需要解释什么,一看就能会意。题材和表述在这里是完备的,题材与生活接壤,表达能触碰到人的心灵。”

展厅里,李皖与大学校友胡倩不期而遇。胡倩是金融行业从业者,在海外看过梵高、莫奈等许多名家作品展。首次接触周翼南作品,她就被画作浓烈的感染力打动,评价:“很亲近,感觉真情扑面而来,很感人。这就是面对真迹的魅力,看介绍、看画册都无法取代。”看完一遍,她意犹未尽,折回展厅入口,又看了一次。

还有人从作品中看到周翼南的精神特质。文学评论家樊星说起周翼南作画时的笔名“易难”,回忆两人的交往:“周兄经历过磨难,但谈到往事时,他总是哈哈一笑。他也很少谈挫折苦难,但常谈打算。‘易难’这个笔名真好。到底是‘易’还是‘难’,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经历得多的人反倒不说什么。”展览的发起人、周翼南次女周璐在旁点头。她说:“千难一易”正是父亲特别喜爱的一枚闲章,意为“把千般难处都熬了下去,落笔时才剩下那一点看上去轻易的从容。”

李皖则从门神系列画作中看到艺术家“挡住一切污秽,祛除一切丑恶”的寄托。但最让他感动的不是门神的金刚怒目,而是画作中呈现出的“释怀”。他说:“周老这一代人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与冲击,但他给出的还是飞扬的、释怀的感觉,用喷薄的热力拥抱人生,很了不起!”

我到武汉市文联工作时,周翼南先生已经退休,但他经常来文联,也经常来我的办公室小坐、聊天,有时是来赠书,有时也送一幅小画给我。他温暖、随和、客气,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从不拿腔拿调。我在编辑《武汉作家作品评论集》(2003年)时也系统了解了一下他的创作和人生,才发现他是少有的武汉文学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周翼南见证了曾卓等老一辈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生和创作。1962年,21岁的小学教师周翼南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杜甫传》,在时任武汉市文联主席的中国著名作曲家、歌唱家莎莱的建议下,武汉市文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曾卓先生参加了周翼南的剧本讨论,就这样,周翼南认识了曾卓。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卓勉励他多读经典。他的推荐以及关于作家的讨论,对周翼南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抒情性极强的散文式叙事就渗透在周翼南的小说创作中。

周翼南也见证了同辈作家如王振武等的人生和创作。1963年周翼南认识了在武汉歌舞剧院工作的王振武,从此成为挚友。从王振武发表第一篇小说《三声号》到《最后一篓春茶》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再到1987年王振武去世,周翼南既是王振武的读者,也是他的责任编辑。

周翼南见证了王振武关于鄂西以及中国原始社会题材的系列创作,如《老猎手》、长篇小说《茶儿》以及未能发表的《火神的祭品》等。周翼南了解并钦佩王振武对生活的态度。

正因如此,他的两篇长篇散文——写曾卓的《白发在阳光下闪耀》与写王振武的《刃口上的生命》备受称赞。

在进入武汉市文联工作之后,周翼南以散文的形式写了许多人物访谈,冰心、孙犁、严文井、张光年、绿原、骆文、姜天民,等等,这些访谈或印象记,所记对象许多都与湖北、武汉有关;这些文章在记录人物的同时,也传达着作者的思考和对读者的启迪,未尝不是另一种对文学历史的见证和记录。

在武汉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周翼南一直是一位勤奋的实践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周翼南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如《夜雾消失的时候》《我家的猫》《乌龙湖边》《愚人船》《五月的风》《春天的窗口》,等等。其中,《西班牙母亲》和《珊妹子》被公认是他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代表。之所以大多数人对这两部作品的意见出奇一致,除了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作品中充盈着鲜明而浓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西班牙母亲》是一部外国题材的短篇,作品的背景是拿破仑军队征服西班牙的战争。

这部作品写于1978年,发表于当时的《武汉文艺》(后改名《芳草》)。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小说创作里,《西班牙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外国题材短篇。尽管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与作者生活的城市距离遥远,但作家的叙述却达到了如临其境的真实,如西班牙空旷、赤红色的土地似乎延伸到天边,敞着胸膛、露着多毛胸膛的士兵,一路走一路诅咒的士兵,冒烟的村庄,静静立在大树浓荫里的小土屋,屋子门口闪着金光……作家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简练精妙,比如写母亲吃面包和喝水都面无表情,女人喂孩子面包和水时,不让上尉看到她的表情,俯下头,用脸挨着女儿。而写女人牺牲前抬起头,用黑色的眼睛盯着上尉,嘴角第一次露出一丝让上尉发抖的冷笑。

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当时文学界高度评价,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品的抒情意味和反抗主题。周翼南的小说大都充满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珊妹子》是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典型。在叙事艺术上,《珊妹子》不同于大多数小说的叙事,整个故事基本以画家S的讲述完成。S讲述了他在四川江边小镇遇到极其清纯美丽的珊妹子,这个川剧团演员开始出现只是听S讲故事,看S画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S发现珊妹子爱上了自己,自己也爱上了珊妹子,由此陷入了道德与情感的矛盾之中。S既不愿意明确拒绝珊妹子,怕她承受不了,又不愿意欺骗珊妹子,虽然自己的婚姻很失败,但S从未打算离婚。不过,在S被划为右派后,S的妻子为划清界限,主动和S离了婚,而当S再次来到江边小镇,珊妹子已经去世。

小说极其生动地呈现了珊妹子生活的江边小镇和令人神往的三峡自然风光,也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珊妹子和小镇居民的善良、纯洁以及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另一方面,作品深刻剖析了以S为代表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和彷徨,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但他们寸步难行,无法突破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某种意义上,《珊妹子》堪称武汉文学发展历程中理想主义精神的标志性作品。

今天,在“文墨双翼——周翼南艺术展”向公众开展的时候,回顾周翼南的文学艺术人生,对正在思考大文学观、正在重新打量时代和生活的作家,都有令人启发的价值。我们应该像老一辈作家那样充满激情和理想,去见证时代和书写现代化实践,让作品成为夜行中的星光、风雪中的茅屋、沙漠中的清泉,给人带来幸福、慰藉、温暖。

李鲁平:评论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副主席。

不拘一格 质朴天真

长江日报记者翟晓林

周翼南的画为什么得到许多人的喜爱?11月9日,“文墨双翼——周翼南的跨界艺术人生”艺术展开幕式后的座谈会上,多位专业人士不约而同地谈到,周翼南虽自称画画“业余”,但他的文学修养渗进笔墨。他一边继承传统,一边吸收民间文化养分,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画如其人,不拘一格,质朴天真。

“有意”“有思”,画如其人

画家、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钟孺乾说,画画本来就是要“有意思”,也即“有意”“有思”。“有意”是有意象,“有思”是有思想,这两样周翼南都具备。他画猫,画小动物,用墨非常精妙,与经过美术学院教育的路子不同,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很有趣味。

湖北省国画院院长黄少牧说,周翼南老师的文学修养是渗进笔墨里的——画面有叙事感,有诗性,这种内在的文脉不是技法能教出来的。他的画有很浓的文人画气息,但不是照搬古人的图式,而是当代文人的心境流露,笔墨松活,题跋与画面互为生发。他说,周先生性情洒脱,下笔不拘成法,画面气息通透,画如其人。

不拘一格,广纳养分

江汉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王心耀提到,周翼南的画从我国北方文化和贵州圆雕中吸取了养分,又结合了南方的神巫之气;其艺术创作不拘一格,继承了传统又进入了现代。他说,周翼南的艺术“一直没有停止”,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

黄少牧也认为,周翼南的画吸收了我国民间艺术和雕塑的特点,还有一些非洲木雕的感觉,而且吸收得很自然。其画作造型质朴天真,不“端着”,有很多专业画家缺少的松弛感。

作家阿毛动情地说,看到周老师的这些画,感觉笔墨还没有干,鲜活得就像是刚刚画出来的,满是诗意、温度与深情。作品里流溢着创作者的气息与心意,也维系着观者与创作者跨越时光的心灵呼应,这正是艺术最动人、最恒久的生命力。

斯人虽远 笔墨动人

长江日报记者翟晓林